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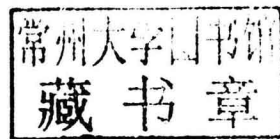
戲劇叢刊之三

蔡金花

上海青城書店刊行

戲劇叢刊之三

蔡 金 花



上海青島書店刊行

蔡金花

鮑雨著

上海青城書店印行

花 金	蔡	每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再版
店 書	小 出		
號二三三	海 上		
照 聲 茅	行 發		
店 書 明 春	售 經 總		
里益怡路南西山海上		\$6	
版權所有			

蔡金花

獨幕劇

時代：抗戰時期

地點：京杭道上長興附近山中

登場人物：蔡金花（二十五歲）

張班長（名得勝，卅餘歲）

胡鬍子（五十餘歲）

許玉齡（董太太廿餘歲）

衛兵（女）二人

士兵多名

偽兵多名

日兵五人

日軍官一人

佈景：夕陽西下，層疊的山巒現紫褐色。在山麓下，有着蔥鬱的茂林，和古怪的石堆，在茂林幽處

有一神秘石廓

啓幕：在山麓旁架着許多步槍，胡鬍子吹着唢哨自山後出，女衛兵甲乙二人亦吹唢哨自廓中出。

（胡戴尖瓜皮帽，長袍，一雙陰險的鼠眼，不斷地溜動着。）

胡：蔡隊長呢？

甲：她馬上來了！

乙：你們的東西都來了嗎？

胡：我坐了一輛汽車先來，還有一輛馬上來！（看手錶）約定的時候已過了五分鐘，（不放心

地）怎麼……

甲：蔡隊長知道你要來了，先叫我們來迎你，她現在還有一點事！

胡：哦……（輕聲）我問你一句祕密話！（走近甲身）

甲：老酒氣難聞！（掩住鼻子）你問我什麼話？

胡：蔡隊長到現在還守着寡嗎

甲：（不屑地走開去）你問她什麼意思？

胡：（迫迫着甲）請你告訴我……（求乞狀）

甲：我們只知道蔡隊長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出嫁的姑娘！

胡：你騙我！

乙：真的，我們日夜都侍候着蔡隊長，難道不清楚嗎？

胡：她是我的鄰居，在她小的時候，我常常抱着她玩，關於她的歷史，你們那有我清楚；不過近來，她是否有男人，我可不知道！

甲：我們沒有看見她有什麼男人！

胡：（搖頭）靠不住，靠不住！

乙：你說她靠不住，那末老實告訴你，她有四百個男人！

胡：（不解）這麼多？

蔡隊長看待這四百個男人，和看待親兄弟一樣！

（明白）哦！

（指石廊）蔡隊長來了！

（蔡自廊中漫步出。身穿灰色軍服，腰掛手槍，姿容英俊，而富有男性美，假如不是她的講話聲帶一點尖，那就會使人當她是一個男的。粗黑的皮膚上，似乎有着飽受風霜的記載。堅韌的個性，在她雙眼裏似乎亦可以看出來。）

（向胡招呼）胡先生！

（打躬）蔡隊長！

天氣已熱，你臉上都是汗，你的帽子可以不戴了！

（臉紅）我有：頭痛的病，吹……不得風（以袖拭臉）

（指四圍所架的步槍）你瞧，我們已把全隊的武裝解除，誠心誠意地在等候着你們改編；我相信，胡先生一定已把我們所要的東西都運來了吧？

胡：當然，當然，一萬發子彈，一粒都不少；五十挺機槍，一挺也不少！這樣不是夠朋友了嗎？——

們的名冊也已造好了吧？

蔡：早已預備好了！

胡：（滿意地笑）這樣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幹了！——現在日方很看得起我，我已當了他們連

隊裏的高級顧問，並且將來還給縣知事我幹呢！（很得意地搖擺着頭）蔡隊長，你看我闊不闊？

蔡：你的確很闊了！

胡：（在石上坐下）蔡隊長，我們坐着談！

蔡：我已坐了好久，現在需要站一站。

胡：不，你站着，我坐着，這樣不能談！來，（在一塊石上拂一下）請你坐！

蔡：（坐下）這次多承你幫忙，我敢代表我們全體四百多個同志向你致謝！

胡：不敢當！——不過，事情這樣順利，我的確有一點關係！令尊是我老友，我給你幫忙那是應當

的！——你已經把小時候的事情都忘了嗎？

蔡：小時候的事，現在想來，渺茫得很！

胡：令尊在湖州城裏開豆腐舖的時候，我就在斜對面開一戶不大不小的雜貨店，香烟哪，糖菓

哪，以及洋火草紙都有，你在小的時候，時常跑到我店裏去叫着胡家叔叔（學小孩叫聲）向我要糖吃，我常常抱着你玩呢！

蔡：那是很早的事了，我現在一點兒都記不得了！

胡：（瞟一瞟蔡）你在十四歲上，就打扮得非常漂亮，大家都叫你豆腐西施，舖裏每天停着許多年輕小夥子，他們都想討你回去……可是後來，不知怎地，你給一個玩把戲的人拐走了！這都要怪你早年喪母，沒人照顧，你爹雖愛你，但他要照應門市，你走了以後，你爹也就氣死了，你知道嗎？（移動一下屁股，靠近了蔡）

蔡：（靜靜地回憶）我父親死的時候，我正在太湖馬跡山上學練拳術和刀槍。聽說你嫁了一個姓陳的，後來他被官兵槍斃，槍斃的地方是在長興城……

蔡：（觸動悲感）不必談起了，胡先生，今天你喝了很多的酒吧？

胡：哦，我有酒氣嗎？是的，我爲了你，我很樂，我所以喝了很多的太陽啤酒！蔡隊長，我……（四顧）

我要問你一句話。

蔡：你有什麼話，儘可直說！

胡：（囁嚅）我問你，自從你的丈夫……

蔡：（不耐煩地）你爲什麼要這樣吞吞吐吐的？

胡：自從……自從……（不斷地閃着眼）你的丈夫被槍斃了以後，你沒有遇到別的男人嗎？

蔡：（冷笑）別的男人？

胡：你年紀很輕呀，別自誤了！

蔡：你酒喝得太多了！

胡：你一定能夠明白我對你的一番好意吧？

蔡：當然明白，將來一定報答你。

胡：以後你的部隊仍舊給你獨立，但必須加兩個顧問，我要求派我做你們的顧問，不知道成功不成功？

蔡：（假意的笑）假如你真的做了我們的顧問，那是最好也沒有了！

胡：（舉手想拍蔡背，而又不敢，忙縮回去）你今年多少歲數了？

蔡：我嗎？你猜！

胡：像二十歲的模樣。

蔡：我已老了。

胡：我看不出你老，你到底幾歲呀？

蔡：（以手指作數）

胡：二十五歲！

蔡：是的，（站起）這許多話以後再說，現在來辦正經事吧！張班長已送來了嗎？

胡：坐我的汽車來的，我可以去帶他來，你也把董太太交給我！

甲：蔡：
（對甲）你把許玉齡帶出來！
是！（退入石廊）

（胡自山後退）

（許隨甲出。許身穿藍色旗袍，臉貌非常漂亮，不過稍現憔悴。長髮未梳。向蔡鞠躬。）

蔡：（慈祥地笑）許先生，你來了總共有幾天了？

許：（莫名其妙）我來了正有兩個半月！

蔡：這裏的生活你過不慣吧？

許：不覺得這種生活很有興趣。

蔡：吃光餅吃得來嗎？

許：起初好像有些咽不下去，可是現在也吃慣了。

蔡：衛兵待你怎麼樣？

許：很好。

蔡：你不想回去看看你家裏的人嗎？

許：不想……

蔡：怎麼不想呢？

許：蔡隊長好像親姐妹一樣的愛護我，我只想能跟蔡隊長做一點事！

蔡：（意想不到）跟我做一點事——我今天預備放你回去呢！

許：（失望）我被你們抓到，正是我的幸運，我到這兒來，好像從黑暗的地獄裏走到了光明的

大道，現在（悲哀）蔡隊長難道仍舊要叫我回到地獄裏去嗎？

蔡：並不是我一定要你回去，因為那方面有人來接你呢！

許：（嗚咽）蔡隊長，你救我救到底吧！我願意死，不願意回去！

蔡：你的丈夫要你回去呢。

許：（生氣）丈夫，丈夫，我有丈夫嗎？他欺騙了我，他破壞了我，他是漢奸！他不是我的丈夫！我現

在已經覺悟了！

蔡：你已覺悟了嗎？

許：我已澈底的覺悟了。——本來我和他的結合，就很勉強，他欺我們家裏只有母親和我兩人，

在一個晚上，他先把金錢騙了我的母親，再把強烈的酒灌醉了我，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被破壞了！（泣）

蔡：（非常同情，非常憐憫）萬惡的漢奸！

許：那天，在一個深夜，你們衝進長興城，衝進我們的祕密地方，漢奸找到了一條袴子，連忙跳窗

逃出，我來不及，光着身給你們抓到了！那時我非常害怕，以為你是一個極凶惡的女土匪！

——一般漢奸都這樣叫你——誰知見面一看，你的面貌，你的性情都不怎樣可怕！當時你拿

衣服給我穿上，我跟着你來到這兒，我受了蔡隊長兩個多月來的教導，我已完全明白做漢

奸該萬死，我們要抗日！

蔡：（親熱地握許手）你能改過，你還不失為一個好人！

許：自小我也讀過一點書，我為什麼不能夠幫助國家做事，反要給敵人利用呢？蔡隊長，你的確

是一個抗日的英雄，以後無論如何受苦，我都要跟着你，蔡隊長你能夠答應我嗎？

蔡：你還有一個母親，不要回去看一看嗎？

許：我只要一回去，我就不能夠自由了啊！

蔡：（對許審視）你有這樣的志願，我很欽佩；可是你過慣太太的生活，以後跟着我們爬山過

嶺，忍飢忍渴，能吃得消嗎？

許：這要是爲了抗日，什麼苦都能夠吃！

蔡：你別要一時感情衝動！

許：不，我要跟着你衝到長興城裏去，把一般漢奸統統殺掉！——唉，（遺憾地）你們上一次衝

進去的時候，只要稍許早一刻，那就可以多抓幾個人了！

蔡：他們遲早總逃不掉的！——現在還不能夠和你長談，請你回到裏面去吧！

（許行禮退回廊中）

（胡與張班長上。張身服軍裝，面目污垢，兩眼紅腫，像蓄着一團烈火。長髮，長鬍髯，雙手被縛，兩腿有創傷，

榜上血漬斑斑，身後有一肩槍日兵跟着。）

胡：張班長已送來了，我們董縣長的太太呢？

馬上來了！

張：（如癡如醉）蔡隊長，你……

（與張解縛）張班長！

張：我今天還能夠和你見面，真是意想不到啊！離開有三個月了呀！（四顧）哦，這是我所熟識的山林，我又看到了！總不是在做夢吧？

蔡：（與張握手）不是做夢！

胡：（繃眉）這種樣子，太不雅觀了！

張：（懷疑）蔡隊長，你告訴我，為什麼我能夠回來呢？

胡：（搶答）給你回來，是大日本的恩惠！你還不知道嗎？你真是一條笨豬！

張：（怒）我決不接受日本鬼子的什麼「恩惠」！（四顧）蔡隊長，山旁都架着我們的槍桿，

倒底是怎麼一回事？

（搶答）你問她幹嗎？

（冷靜）等一會兒你自然明白了！

（生氣）等一會兒哼！我已猜出你們的鬼事來了！

猜出來，你怎麼樣？（盛氣逼張）

（怒目）狗東西！（將腳舉起，欲踢胡）

（忙拉開）張班長，你別這樣，你等一會兒，就明白了！

（非常悲痛）蔡隊長——不，我不願意這樣稱呼你，金花，你們女人真容易變啊！

（向蔡舉拳示意）別饒他！

張班長，我請你暫去休息一會吧，你的傷口還沒好！

（氣極）用不到你來關心我，我討厭你這種全無志氣的人，老實說，我真不願意和你談一句話，我也不要你再叫我張班長，我決不當漢奸！